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仁宗皇帝

塞河

修滑州決河

天聖元年正月癸未詔中書樞密院同議塞滑河決河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由山間則不能爲大患及出大伾走東北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旣湮河并爲一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之所會時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之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岸汨則易摧故聚芻藁薪條枚實石而緹之合以爲埽及埽之法若高十丈長八尺其筭以徑圍各折半因之得積尺七千五百則用

薪八百圓史藁作薪五百圓芻藁二千四百圓所謂葦索

心索底簍搭簍箍首索簽椿磕礮拐撥拽後撥其多寡稱所用若大小廣袤不同則隨時損益之而亦視此為率焉故凡置埽必仞水之深度岸之高或疊二疊三四一埽之長居岸二十步而岸長或數百步或千餘步埽壞輒牽連而去又置埽以補救之其費動為緡錢數萬凡埽初下水曰撲崖居上而捍水曰爭高開地置之以備水曰陷埽埽實墊為亡所患浮湍則危其卷埽之器則有制脚木制木進木拒馬短長木雙大小石雙雲梯引撥推梯卓斧綿索其鼓旂所以利工作而為號令之節也凡度役事負六十觔行六十里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觔取土二十步外

者一工二十五尺上接邪高皆折計之水向背不常則埽各後地而易

自河入中國至此皆因本志附此李清臣史稿載埽法尤詳本志刪取之

四月辛酉以京西轉運使祠部郎中孫冲兼權滑州河陰至泗州都大循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張君平發書滑州事初議塞決河也五月甲戌命參知政事魯宗道按視滑州塞河功料六月張君平求免發書滑州事專領脩河仍乞增置都監且薦太常博士李渭庠子渭換授北作坊使與君平俱為脩河都監魯宗道用渭策欲盛夏興役孫冲謂徒費楫薪困人力雖塞必決乃從冲知河陽既

而役兵多渴死君平議減其功半渭不聽君平獨以聞乃
斥渭不用君平亦徙定河卒不塞 九月京東西路先配
率塞河梢芟數千萬期又峻急民苦之王欽若召自江陵
見其事言於上曰民方勤農豈可常賦外追擾 甲戌詔
州縣未得督發別聽旨 癸未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閏九月壬辰朔詔如聞滑州修河役兵暴露作苦而所飯
菽粟或爨未熟乃不可食宜遣使臣往視之 十月癸亥
詔滑州募民入粟 二年八月戊寅遣度支員外郎祕閣
校理李垂內殿崇班閻門祗候張君平按視滑衛等州河
勢以歲稔將議塞決口也 五年七月丁巳以馬軍副都
指揮使彭審為修河都部署內殿押班岑保正為鈐轄禮

賓副使閻文應供備庫副使張君平爲都監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八月戊辰朔命知制誥程琳往滑州祭告河 九月癸卯遣知制誥程琳西上閻門使曹儀往滑州按視修河初詔發增發丁夫二萬中書言調工已衆不可增發故遣琳等往度之乙巳詔京西轉運使張意自今五日一具修河次第以聞丙辰詔滑州修河兵夫比多疾病其令醫官院遣醫分治之候罷役較其全失之數以聞 十月辛未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戊寅詔修河兵夫候功畢日其少壯願隸禁軍者聽之 壬午遣知制誥徐奭往滑州祭告河 戊子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丙午滑州言塞決河畢是日旬

休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召輔臣諭曰河決累年一旦復故
道皆卿等經畫力也王曾等皆再拜稱賀詔速第修河臣
僚勞效以間作靈順廟於新堤之側

此據宋綬廟記乃十月事也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臺埽以其近天臺山
麓故也 己亥以河平宰臣率百官稱賀遂燕崇德殿自
天禧三年河決至是積九載乃復塞凡費芻橐千六百二
十萬他費不與焉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宗廟諸陵命翰林
學士章得象祭於河宋綬撰修河記修河部署馬軍副都
指揮使保順節度使彭膚加武昌節度使右諫議大夫權
三司使范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右諫議大夫冠珙

加樞密直學士凡督役者第遣官民經率配免稅十之三
優卹灾傷戶始役既興朝議以歲飢將復罷域言病民者
特芻橐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腐朽為弃物復興
功歛之是重困也乃詔訖役 壬戌錄故西京作坊使滑
州鈐轄張君平子造為三班奉職遜達並為借職

修澶州決河

天聖六年八月乙亥澶州言河決王楚埽凡三十步 七
年二月河北轉運司言河平以來澶州諸埽未嘗完築恐
盛夏益復漲溢請募民入中芻糧以備緩急詔可 五月
先是侍御史高弁內侍楊懷敏往澶州視決河議築大韓
埽又遣內侍暴仲宣覆按之仲宣言大河已安流諸埽亦

足恃帝亦重興役壬申以諸埽圖示輔臣罷大韓不復築
弁亦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敵兵不報

此據高弁傳在三月辛亥實錄載弁議更考之

九月戊戌澶州官吏並坐王楚埽決降官一等 十二月
河朔罹水患朝廷以民疲不任繇役故王楚埽尚未塞都
大循護澶滑河高繼密請自澶州蒐固埽下接大堤東北
即高阜築遙堤為備禦計侍御史高弁又請於澶州之西
分導二河以殺水勢 壬子命龍圖閣待制韓億左藏庫
使閻文應等往河北同轉運使相視之 八年正月癸亥
詔河北轉運司視澶州埽岸如梢交有備即議修塞或民
力猶困則須冬月乃議之 丙子前良山縣令陳曜請於

鄆滑州畧䟽黃河入麋邱河以分水勢詔京東河北轉運使與韓億同規度之 戊辰遣禮賓副使江德源往澶州

視古遙堤 庚辰詔河北水災州軍募人入粟以賑貧民

三月庚辰詔河北被水州縣毋稅牛 景祐元年七月

甲寅澶州言河決橫壠埽命戶部副使王公供備庫使孫昭等視之 十月初大名府言自河決橫壠而德博以來皆罹水患請早行修塞即詔王公等相視公等以為河勢奔注未定且功大未可遽興癸亥復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偕入內押班王惟忠閤門祗候康德興同往視度而偕等言欲且興築兩岸馬頭令緣堤預積芻藁俟來年秋乃大發丁夫修塞從之 十二月癸未以天雄軍部署萊州團

練使邵福爲都大修河部署供備庫副使王遇爲澶州部署右侍禁閤門祗候王昭序爲滄州部署兼修河事三門白波發運使文洎言諸埽須新芻竹索歲給有常數費以鉅萬計積久多致腐爛乞委官檢覈實數仍視諸埽緊慢移撥并斫近岸榆柳添給免采買般運之勞因陳五利詔三司詳所奏遂施行之洎介休人也 二年正月庚戌詔自橫壠河決嘗下河北京東西路以民祖折納稍芟五百餘萬今河決處自生淤灘可省工費其三路未輸稍芟並停罷 三月己丑殿中丞通判齊州張宗彞言大名府新作金堤可以捍橫壠決河水勢請且緩修塞之役詔河北轉運司繪黃河故道及決河至海圖上之 四月癸酉詔

澶州募民輸梢茨 三年正月丙午度支副使郭勸四方
館使夏元亨同點檢修橫壠埽所儲錢糧芻藁及行視王
楚埽所開減水河利害以聞 五月殿中丞王果言河北
地勢庠下積沙爲岸若導河東流恐不能禦湍悍之患欲
望博詢羣議罷塞橫壠詔郭勸夏元亨同按視以聞果饒
陽人也 辛卯以儀鸞使雅州刺史入內副都知王守忠
爲澶州修河鈐轄內殿崇班李保懿爲都監崇儀副使楊
懷敏管勾黃河南岸諸埽內殿崇班呂清管勾北岸諸埽
丙午詔澶州權停塞橫壠決河自是河東北行不復由
故道徙修河都監楊懷敏專固護大名府金堤
自是河東北行不復由故道此據去年八月戊辰稽古

錄所書明年十二月河北漕司又奏早撥修塞橫壠決河錢糧不知何也

四年十二月戊辰朔河北轉運司奏修塞橫壠決河合用錢糧乞早撥付河口以來春興役上令轉運司再計度從何處修塞河勢從何處赴海有無壅滯報明復奏此但據朔歷它無有也當考

再修澶州決河

慶歷八年六月癸酉河決澶州商胡埽丙子遣權發遣戶部判官事燕度行視澶州決河七月戊戌詔河北水災其令州縣募飢民爲兵甲寅命河北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施昌言都大管勾澶州修河事四方館

使榮州刺史知澶州王德基同都大管勾通判澶州屯田
司負外郎張諤國子博士張士程同管勾河事 丙辰命
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安留後郭承祐爲澶州修河部署戊
午加建武節度使庚申即以承祐權知澶州尋又加殿前
副都指揮使 辛酉權發遣戶部判官屯田員外郎燕度
同知澶州兼管勾修河事 甲子翰林學士宋祁入內都
知張永和詣商胡埽視決河及覆計工料 八月判大名
府賈昌朝請下京東州軍興葺黃河舊堤引水東流漸復
故道然後並塞橫壠商胡二口口爲大利詔待制以上并
臺諫官亟詳定利害以聞 甲申宋祁張允和等言商胡
水口見濶五百五十七步用工一千四十二萬六千八百

日役兵夫一十萬四千二百六十八人可百日而畢詔付
詳定所 乙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辛卯觀文
殿學士丁度等合奏修河利害曰天聖中滑州塞決河積
備累年始興役今商胡工尤大而河北歲飢民疲迫寒月
難遽就也且橫壠決已久故河尚未填闕宜疏減水河以
殺水勢俟來春先塞商胡從之前遣內侍募民入新募者
皆還但令諸路自行誘勸 十一月癸丑鹽鐵副使吏部
員外郎陳洎供備庫使恩州刺史入內都知張惟吉同相
度商胡堤岸 十二月庚辰判大名府賈昌朝又言按夏
禹導河過覃懷至大伾醜爲二渠一即貝邱西河南渠書
稱北過洛水至於大陸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說經東武陽

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原以北播爲九道齊桓公塞其八而并歸徒駭漢武時決瓠子久爲梁楚患後卒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後禹舊迹至王莽時具邱西南渠遂竭九河盡滅獨用漯川而歷代從決不常然不趙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即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臺入海者禹漢千載之遺功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澶鄆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傍尤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於橫壠遂塞王楚於是河獨從橫壠出至平原分赤金淤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威海口壅閼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間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高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

遂貫御河歷冀瀛二州之域抵乾寧軍南達於海今橫壠故水止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湮塞惟出雍京口以東大汚民田乃至於海自古河決爲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備敵寇取財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瀋齊最厚自橫壠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況國家恃此大河內固京師外限戎馬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爲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處臣愚竊謂救之之術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按橫壠以東至鄆濮間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導至鄆州東界其南悉沿邱麓高不能決此皆平原曠野無所阨束自古不爲防岸以達於海此歷世之長利也謹繪漯川

橫壠商胡三河爲一圖上進惟陛下留省詔翰林侍讀郭
勸入內副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
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 皇祐元年正月己亥命度支副
使刑部員外郎吳鼎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
藍元用往澶州經度治河功費 庚子徙河北都轉運使
施昌言知兗州昌言議塞商胡決河今復故道與賈昌朝
不合故徙之以吳鼎臣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戊
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車駕朝謁停作樂 二月甲
戌河北轉運使言黃御二河決並注乾寧軍請遷其軍於
瀛州

書云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郭勸等言與京西轉運使徐起河北轉運使崔嶧自橫壠口以東至鄆州銅城鎮度地高下使河復故道爲利明甚凡濬二百六十三餘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萬四千九百六十工議雖上未及行也 九月乙卯遣龍圖閣直學士張奎入內都知張惟吉供備庫副使郭息往澶州經度商胡決口 二年正月己亥詔河北提點刑獄司自今歲調兵夫治河並親往督視之 丙辰御史中丞郭勸入內都知張惟吉藍元用同檢核黃河故道工料以聞 三年七月辛酉河決大名府館陶縣郭固口 八月己未詔三司河渠司與兩制臺諫官同議塞商胡郭固決河仍詔河北都轉運使呂公弼提舉河堤蔡仲宣赴闕同議

四年二月乙亥塞郭固口 三月乙亥詔河北安撫轉運使知博州蔡挺與入內都知張惟吉同議六塔河利害以聞時郭固雖已塞而水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河以分其勢故命惟吉等按視 至和元年六月壬寅徙知澶州建武節度使曹佺知青州時議將修塞六塔上賜詔問佺佺言河決殆天時未易以人力爭陛下念河北被患於工費無所惜然決口將合益駛雖用工如麻葦積藁如邱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見不如徐觀其勢而利導之萬全之算也佺論與執政異故從之

此據李清臣墓銘按此時猶未修六塔恐清臣飾說當考明年十月二日趙抃有言

十一月戊辰命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李參皇城使陵州團練使內侍押班武繼隆相度黃河故道 十二月壬子詔河北京東轉運使司詣鄆州銅城鎮海口審度黃河高下之勢如興工後水果得通流即條具利害以聞

開銅城塞商胡議自郭勸等始見皇祐元年二月河北周沆燕度京東陳宗古

二年九月丁卯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金堤寢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汴北京東歲飢未能興役今勾當河渠司事李仲昌欲約水入六塔河使歸橫壠舊河以紓一時之急其令兩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開故道修六塔利害以聞 丙子歐陽修言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

定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
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
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
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
故道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
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者說云減大河水今
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有奔騰之患此則減水
未見其利也又聞開六塔者云可令四大河使復橫壠故
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令回大
河顧其患如何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
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

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
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
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
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溢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
又決於滑州南鉄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
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
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
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
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
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歷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海口先淤
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下流

既梗反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之昨議者度京東故道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平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爲之猶愈於害多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

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小河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亦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能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因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

之實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瀾隸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勝其患而又淤溢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大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費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

之亦願下羣臣議裁取其當焉

蘇轍作修神道碑云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商胡入六塔河詔兩府臺諫集議陳執中當國主橫壠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宰相蓋指富弼也今附此

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奉詔定黃河利害其開故道誠為經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導而東去可以紓患冀全堤患即乞許之十月丁亥中書奏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則愛金堤泛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入橫壠宜令河北東預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

田從之始用李仲昌議也 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後李璋
為修河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
權同知澶州都大管勾應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團練
使入內副都知鄧保吉為修河鈐轄殿中丞李仲昌都大
提舉河渠司內殿承制張懷恩為修河都監尋以北作坊
使果州團練使內殿押班王從善為修河都鈐轄 壬辰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點
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度支員外郎蔡挺都大提點河渠
司勾當公事太常博士楊緯並同管勾修河昌言辭之不
許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
塔河溢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畝芟不可勝計 壬

申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伏觀今春朝廷指揮商胡北流
口候至秋冬閉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依稟
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
一日之內果即衝開失壞物料一二百萬溺役兵夫性命
不少民力疲弊道路驚嗟豈非意在急切力覲恩賞失計
敗事咎將誰歸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其仲昌懷恩及應管
勾臣等亟加貶黜以正典刑謝彼方之生靈戒後來之妄
作六月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爲樞密直
學士知澶州時六塔河旣修復決朝廷猶欲成之因以澶
授昌言冀便役事云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據其本傳四月壬子朔六

塔河已決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職又後此三日李璋等皆責而昌言獨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責殊不可曉今據趙抃奏議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後李璋知曹州河北轉運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員外郎燕度知蔡州提舉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員外郎蔡挺知滁州修河都鈐轄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內殿押班王從善為濮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懷恩為內殿承制提舉黃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為大理寺丞 戊寅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韓絳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西上閤門副使王道宗副之時宰相文彥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議及敗事人莫敢

盡言絳至河北具得其狀始請置獄劾治仲昌等由是俱被竄廢

此據絳行狀劉敞所作也

初議塞六塔河北轉運使周沆獨言近計塞商胡用薪蘇千六百四十五萬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計塞六塔用薪蘇三百二十萬共是一河所費財用不容若是之殊蓋李仲昌欲先爲小計以求興役爾又今河廣二百餘步六塔方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壠下流自河徙以來填淤成高陸其西堤粗完東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天河之水不十分之三瀆水之民喪業者三萬戶就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橫潰泛濫齊博德棣瀋五州之民皆

為魚鹽食矣今自六塔距海千餘里合欲壅河使東宜先
治水所過兩堤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
蘇以防衝決乃可為也然其勞費甚大未易可辦以臣度
之六塔不可塞不從及仲昌敗沆又上言民罹水災皆結
廬堤上糧乏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顧大恩當自上出
願亟遣使按視救恤從之

此據周沆本傳不知沆疏李仲昌議不可用在何時
至和元年十二月遣臣與河北京東漕臣詣銅城鎮相
度河勢恐沆因此上疏然二年十二月沆猶被命同權
知澶州應副修六塔河若既駁仲昌議則不應更受此
命或朝廷雖有此命而沆卒辭之故河決獨免責也今

附見沆事於遼韓絳體量河北後

十一月甲辰降知澶州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左
諫議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後李璋為邢州觀察使司封員
外郎燕度為都官員外郎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內侍押
班王從善為文思使度支員外郎蔡挺追一官勒停內殿
承制張懷恩澤州編管大理寺丞李仲昌英州衙前編管
先是宰相文彥博富弼主仲昌議開六塔河不聽賈昌朝
所言及六塔功敗仲昌等皆坐責中書議不勝昌朝因欲
動搖宰相乃教內侍劉恢密奏六塔水死者數千萬人穿
土干禁忌且河口崗與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鑄番非便
詔遣中使置獄殿中侍御史呂景初意昌朝為之時昌朝

已入為樞密使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中
傷善良乃更遣殿中侍御史裏行中復舉文思副使帶御
器械鄧守恭等往澶州鞠其事趣行甚急一日內降至七
封中復固請對乃行既對以所受內降納御座言恐獄起
姦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詔乞付中書行出上從之
時號中復為鉄面御史中復馳往較景德口籍乃趙征村
實非御名六塔河口亦無崗勢但劾昌言等奉詔俟秋冬
塞北流而擅違約甫塞即決損國工費懷恩仲昌仍坐取
河材以為器盜所監臨故重貶之昌朝護雖不效亦即召
為樞密使仲昌垂子也嘗上導河形勝書欲別派使緩而
不決至仲昌乃塞河背矣家學遂以貶終焉仲昌既貶朝

廷始專治西堤以衝北京及契丹國信路不復治東堤
鐵面御史并付中書行出及內降七封並擬曾氏南遊
記舊曾氏又以治恩冀河流斷趙征村崗勢爲韓琦主
議悞也專治西堤擬稽古錄江氏雜識云許州賈侍中
坐語及黃河事實云金堤只有西岸漢書左堤疆則有
堤傷旣無東岸自無決理不須歲築然今每歲不減十
萬夫役無敢減省者江志此事恐無稽古錄所書相參
當攷又云張安道云河決六塔口河北稅賦放百七十
萬石今舉天下所得以奉河北歲三百萬者河決之患
也原其所由下流多置橋水不通泄爲世大患去澶橋
則河患息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仁宗皇帝

賊寇外郡

慶歷三年五月辛卯京東安撫使司言本路捉賊虎翼卒
王倫等殺沂州巡檢使御前忠佐朱進以叛遣東頭供奉
官李汙左班殿直曹元喆韓周往捕久之 六月癸丑知
諫院歐陽修言今沂州軍直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
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返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
束手而歸之假如王倫周遊江海之上南掠閩廣而斷大
嶺西入巴峽而窺兩蜀殺官吏據城邑誰為捍禦者此可
謂腹心之大憂為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所

畏自趨擊賊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並追官勒
停巡檢縣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專領
兵在城若賊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監監押仍除名
若賊發而朝廷別差捕獲其本界巡檢縣尉仍坐全火不
不獲之罪賊多於所領兵士弓手者差減之縣尉比多新
進少年皆不能捉賊虛陷罪罰宜下流內銓別議選擇之
格重賞罰以誘之自來所差巡檢下兵士不肯捉賊又多
爲州縣之患欲請先選能捉賊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
廂禁軍欲指名抽射者亦聽凡都監監押巡檢因賊除名
者仍勒從軍自効俟破賊日則許叙之詔送樞密院施行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

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爲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外商而起於封邑之內矣南京者天子之別都也賊入城斬關而入鮮州池州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城劫掠人戶鄧州之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不能復又清平軍賊入城失主泣告而軍使反閉門不肯出所聞如此而官吏皆未嘗重有責罰欲望盜賊衰息何由可得今京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楊監賊僅二百人建昌軍賊四百餘人處處蜂起而巡檢縣尉未知處以何罪當職大臣尚規規守常不立法禁深可爲國家憂且以常情言之若與賊鬪動有死亡之憂邇不擊賊止於罰銅

及罰俸誰惜數觔之銅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為督責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刼貲亡夫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從之 七月乙亥江淮制置發運司言捕殺軍賊王倫於和州倫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轉掠淮南所嚮莫敢當京東安撫使陳執中遣都巡檢傅永吉追之制置發運使徐的督諸道兵合擊倫至歷陽兵敗被殺歷陽縣丁壯張矩等得其首級的具以聞 八月辛亥賞捕殺王倫之功和州通判都官員外郎李熙古等遷擢有差 諫官歐陽修言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禦講求禦賊之策又曰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又曰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

宰輔閒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賊數不
少想其爲害必甚王倫 辛酉詔陝西比有賊張海郭選
山羣行剽劫州縣不能制其令左班殿直曹元詰張宏三
班借職黎遂領禁兵往捕之 九月羣盜張海等方熾

庚午以監察御史蔡稟爲京西安撫往督捕之詔諸路轉
運使提點刑獄及諸州長吏舉所部兵馬都監及監臨場
務使臣有材勇堪任巡檢者以名聞若捕賊有功不次遷
擢之 丁丑羣盜晨入金州劫府庫兵仗散錢帛與其黨
及貧民知州比部員外郎王茂先將兵二十四人禦之既
不敵遂走城外羣盜恣行掠奪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
聞樞密副使富弼言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於京西路擇

要害數州屯聚兵馬以爲諸處聲援此最急務宜速施行
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光隨均房
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
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
及贓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或知縣中保舉人權
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
則就令選部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時渤海羣盜起帝
選能治之者丞相舉龔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
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
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爲守宰
自然破滅之驗也今且以襄鄧十餘州論之其知州知縣

縣令皆庸謬懦怯尋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巡檢縣尉又一一不堪使賊不猖狂自恣復何爲哉又曰臣所乞選差京西之轉運知州知縣不可稽緩蓋擾攘之際全藉有才謀轉運使往來按察經營又藉逐處知州知縣謹守城池安集百姓及設方略驅除寇盜其餘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揮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處置不至失事州縣旣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犄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矣歐陽修言昨自軍賊王倫敗後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備禦凡爲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爲大臣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南新遭王倫之變今京以西

州縣又遭張海郭選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數人滑州又聞彊賊三十餘人燒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樞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又曰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者宜可施行 十月丙申詔利州路轉運司如聞羣盜

入金州劫居民其令梁洋二州出兵邀擊之樞密院言諸路知州帶提舉兵甲盜賊處若素無材力及弛慢昏耄者請擇兩省以上或嘗歷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代之仍令體量所屬都監巡檢縣尉等不任事者以名聞從之知光化軍韓綱性苛急不能循士卒戍戍軍士郃興率衆盜庫兵欲殺綱綱踰城逃載其家小舟沿漢而下官吏亦皆逃去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縊死十一月初光化軍賊郃興帥其黨趣蜀道遇華商號等州提舉提賊土官珙殺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本府軍校趙明以衆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賊使臣陳曙領兵追擊興於瑯水及其黨

皆就擒壬午詔並凌遲處斬

韓琦家傳云琦遣秦州將官王子方邀殺今不取

韓琦旣至陝西屬歲大飢羣盜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爲之渠率衆相合涉西京界刼掠州縣環繞號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叛卒五百餘人邵興爲之長至商於漢口衆已千餘人與上官珙戰珙死之餘軍以失主將恣潰散於藍田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兵約二千人皆郿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配隸籍中者商號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琦尋遣屬官乘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

舊係緣邊禁軍即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鄂岳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關額邵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內侍黃琮范遵齋宣撫司榜收集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無援竄入興洋界被殺張海等相繼殲絕擒捕餘黨殆盡聞輔遂安堵矣 四年二月壬寅以東頭供奉官陳曙等遷職有差賞誅賊之功也

西邊屬羌之亂

天聖二年六月丙寅令涇原路置保塞五井川以捍西寇仍自今有內附者非先陷口軍民邊吏毋得受及環原州屬羌內寇 癸酉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范雍為陝西

緣邊量度安撫使客省使曹儀副之先是知環州翟繼恩擅配州界熟戶買糧草因縱人入諸族帳催督羗性愚鄙初不知糧草數自催督者恣爲姦欺誅求倍常小不如意則鞭撻隨之首領廝鐸論有過逃去復歸涇原路都鈐轄周文質與部署王謙鈐轄史崇信共議斬廝鐸論且加凌逼諸族帳皆驚疑遂傳箭相結抄掠堡柵文質等與知渭州史詢美議放還質子招撫之更繕治兵器爲攻討計賊益恐別部首領撒逋渴又率其族千餘以叛環州諸族咸起應之大爲邊患

翟繼恩事據趙珣聚米圖經實錄會要國史並不載珣以廝鐸論爲撒陀龍今從實錄會要國史趙振傳以散

謁爲薛適歌與博文傳不同今從博文傳蓋博文傳亦見於實錄而趙振則實錄無傳也凌持所鐸論修治兵器據會要實錄但載所鐸論及放還質子國史俱不載王傳文傳所稱曹瑋曰敏治邊平寇事皆不合當考

七月戊子環慶路鈐轄王懷信言蕃部龜逋等九百三十五戶內附 辛卯以環州洪德寨主左侍禁閤門祇候趙振爲內殿崇班羌亂始作王懷信分兵數千屬振游奕振屢捷從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退走而懷信與涇原都鈐轄周文質擁重兵逗遛大板寨不即掩捕既逾月賊數萬衆復圍平遠及定邊合道石昌等寨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祇候開封趙士隆龍衛右第三軍都指

揮使梧州刺史杜澄死馬振引兵由別道力戰抵平遠塞奪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圍斬首數千級而諸將救他寨亦盡力賊勢不敵乞兵于趙德明德明守境不應乃請和西邊以平振歸信人也

趙振本傳載振事差詳諸將救他寨及賊求援於夏人並略今取振子珣所爲聚米圖經注附益之庶知羗亂始末振本傳及圖經並稱救平遠寨而實錄乃云救洪德寨王博文傳屬羗撒逋渴以族帳數叛旣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鵠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寨名又與此不同當考

辛丑詔環州蕃部內附前後以萬計宜給土田處之仍戒

邊吏自今毋得妄納降者 丙午詔陝西邊戶爲羌所擾者調秋租優役二年從安撫使范雍之請也 丙辰賜涇原環慶路曾經戰守諸軍緡錢有差 八月乙亥貶涇原路左鈐轄左驤驎使惠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周文質爲右率府率衛州安置涇原路部署王謙鈐轄史崇信並免劾差替知渭州馬洵美罰銅三十斤移別州先是遣太常博士張仲宣右侍禁閤門祗候丁保衡就陝州鞠文質等獄具有司斷文質當徒二年半公罰當減贖銅四十斤特命竄責之 九月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康繼英爲涇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繼英以戎人雖內附而終蓄姦謀乃大索其嘗反覆者悉蕩除之由是名震西邊 范雍

還自陝西言蕃部因罪罰羊者舊皆輸五百比責使出羊而蕃部苦之自今請復令輸錢其罪輕者約以漢法贖銅從之 庚寅右率府率衡州安置周文質除名白州編管環慶路鈐轄內園使榮州刺史內殿押班王懷信除名連州編管文質既遠貶而內侍張懷德又以大板寨擁兵玩寇之狀聞故與懷信再加竄紕

桂陽蠻徭之叛

慶歷三年九月丁丑湖南轉運言桂陽監蠻徭內寇蠻徭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於桂陽柳連賀詔四州環行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徭人初有吉州人黃捉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寧出入溪洞

誘蠻衆數千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旣招出而殺之
又徙山下它處至是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藍山縣華
陰峒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詔發兵捕擊之
按歐陽修明年三月疏余靖明年五月疏殺黃捉鬼乃
提刑邵飾知衡州陳執方也

十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劉沆爲龍圖閣直學
士知潭州經制蠻事 戊申知岳州楊旼提點荆湖南路
刑獄時方攻討蠻徭命旼督之 十二月乙巳桂陽監言
徭賊九百餘人復寇邊 湖南攻討蠻徭久之不克己酉
詔轉運司郭輔之等如未能以兵剪除即便招撫之楊旼
至湖南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

畏恤及戰孤漿峒前軍却口大兵悉潰敗踣巖下藉淺草
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

楊畋兵敗孤漿峒不得其時此見本傳附見招撫後或
因畋兵敗遂命輔之招撫也當考卒厲衆平六峒當是
四年冬末五年春初事

四年正月丁亥金部員外郎周陵為司勳員外郎荆湖南
路轉運按察司蠻獠未平更命陵往治也 三月乙丑以
殿中侍御史會稽王絲為荆湖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
甲戌賜湖南路捕擊山獠軍士緡錢仍遣內侍齎手詔
體量捉殺次第以聞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湖南蠻賊近
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雖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

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終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携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效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未見其利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軍守於東則彼出於西若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所擊之便也今正蠻已爲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死之因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

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以此言之則本無爲盜之心
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
初招黃捉鬼之時失其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
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未必肯降
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
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揮可定修又言臣風聞楊畋近與
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
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
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謂兵
勝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
功便行厚賞一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如此則計之大

失而事之深害也 云云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
巡檢捕盜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民而畋等自恃因戰得
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
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
俟彼招安便行厚賞 五月余靖言間蠻賊黃捉鬼等詣
衡州請降知州陳執方既已納之尋差役官就驛勘問賊
驚走因捕殺之至於餘黨雖欲歸降懷疑不信此皆中外
措置乖錯之所致也 云云亦當追罪執方乃能招撫 六
月丁酉降勅榜下知潭州劉沆招諭桂陽監蠻賊有來首
身者並與等第推恩 九月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
體量安撫王絲為侍御史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

安撫絲在湖南凡十月蠻既衰息乃徙廣東 十月知潭

州劉沆大發兵以勅榜至桂陽監招降叛蠻二千餘人使

散居所部 癸丑以蠻首鄧文志黃文晟黃士元並為三

班借職 十一月諫官余靖言臣竊聞湖南賊人首領黃

四鄧和尚等各已歸降又聞奏蠻首千餘人打劫宜章縣

放火殺掠者臣初以湖南州軍山險之處即是蠻獠譬如

蜂蟻若就巢穴安其棲息不生驚擾必不肆毒於人其間

蠻人亦有不曾作過一例遭官軍就居處殺戮必然懷恨

未肯歸降伏緣自古招撫山賊必先恩信如治亂繩緩乃

可解今楊旼銳於殺伐蠻人必不相信臣累曾奏陳乞抽

回楊旼乃能令蠻賊盡類歸降未蒙朝廷指揮必是大臣

曾與保任所以不肯移易雖略曾經邊任身耐勞苦與招撫蠻賊事體了不相同但移楊旼却與近邊差遣別以恩招撫蠻賊使其降附不可恐旼之怨而不憂賊之疑而不降也

鄧文志黃文成黃士元當是黃四鄧和尚

五年二月

己亥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殿中丞楊旼爲太常博士賜五品服前轉運使司勛員外郎周陵同提點刑獄內殿承制閤門祇候王翌降勅書獎諭並以招降蠻寇有勞也 癸

丑桂陽監言黃捉鬼餘黨唐和尚復內寇 三月癸未詔

荆湖南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應蠻事申覆不及者聽便宜從事 八月唐鄧等州都巡檢使禮賓副使宋吉爲

荆湖南路捉殺蠻賊 九月丁酉湖南安撫使劉沆言與

提點刑獄楊畋等八路人討蠻徭破蕩挑油平能家等處
巢穴廣勇副都頭夏吉等四十八人諸軍十將至長行兵
八百八人各捕首級有差請遽還一資仍加支賜從之其
應募進士區有隣等十四人並錄以官 十月戊寅詔如
聞湖南徭賊餘黨欲降其令本路罷出兵攻討及告諭逃
者復歸舊處仍令州縣撫存之時唐和尚等猶未就執也
十二月先是桂陽監蠻徭唐和尚等復入寇與禮賓副
使胡元右侍禁趙鼎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戰於藍山縣
華陰洞口元等死之 庚申以右諫議大夫劉燮為龍圖
閣直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 壬戌降知潭州龍
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劉沆知鄂州提點刑獄太常博

士楊畋知太平州 癸酉新知潭州劉夔言唐和尚等比
經胡元敗後益聚衆生疑恐轉爲邊患乞降空頭宣命十
道欲招安與捕逐處溪洞首領從之戊寅開封府判官祠
部員外郎益都周沆爲荆湖南路轉運司代周陵也 六
年正月丙申詔道州桂陽監徭賊未口權置都巡檢使一
員二月周沆言蠻徭驕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
蠻地險氣惡其人驍悍善用鉞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
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技藝者三千擣巢
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招撫朝廷
用其策卒平蠻寇 三月丙戌詔荆湖南路鈐轄官施使
將偕令特選經制蠻徭事宜其務宣布恩信以招懷之若

猶拒命即出兵掩捕毋得過行威虐 四月壬申以湖南
都監供備庫副使宋守信兼知桂陽監候徭賊平乃罷
五月乙酉知潭州劉夔言擊敗唐和尚於銀江原夔初至
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出討之唐既敗遂進破其巢穴
蠻遠遁去 十月乙巳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崔嶧爲荆湖
南路體量安撫 壬戌湖南轉運使周沆言指使辛景賢
招降道州蠻黨五十二戶二百九十五人詔其酋領以次
補授官職仍令所部常撫存之 辛未知桂陽監宋守信
言徭賊嘯聚千餘衆爲盜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許
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黃士元頗知溪峒事願得敢戰士
千人引路上下二百優給金帛使之捕逐并令鈐轄兀贊

等合力以進彼既勢窮必將款附詔用其策大發兵討之
十一月癸未廣南轉運司言湖南徭賊千餘人寇英韶
州界朝廷既用宋守信策大發兵討徭賊賊遁入郴州黃
奔山由趙峒轉徙英韶州界依山自保時出抄掠 丁亥
上謂輔臣曰徭賊侵擾州縣官兵多暴露之苦其密諭主
將務加安卹 七年正月崔崱言太常博士楊旼常戰孤
聚峒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旼旼不可乃換東染院使荆
湖南路鈐轄 五月丁亥廣南東西路轉運司傳惟幾高
易簡等言徭賊唐和尚願資糧米居保峒中請勅荆湖南
路鈐轄楊旼趣赴連韶州山下共告諭之使以兵械輸官
軍其親屬仍請補為峒主先給告下轉運司皆從其請

已丑補唐和尚盤知諒房承映承秦文運等並爲錄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峒主知諒等和尚黨也畋曰賊剽掠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抱資糧據洞山穴其勢必不久復亂欲招賊出峒而賊以田與轉運使異議不聽明年賊果復出陽山畋即領衆趨嶺外涉夏秋凡十九戰乃潰十一月壬午湖南徭賊平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九

仁宗皇帝

廣蠻區希範內寇

慶歷四年二月廣西環州隸宜州羈縻領思恩都毫二縣蠻區希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叔正解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仲已言其妄編管金州正解亦嘗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觥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解率其族人與白崖山酋蒙趕荔波峒蠻謀為亂將殺仲已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為大唐國會自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人誑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乃令太清擇日

殺牛建壇祭天神推蒙超為帝正辭為奉天開基建國桂
王希範為神武定國令公桂牧皆北嚮再拜以為受天命
又以區丕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署四十餘人 正
月丙子率眾五百破環州劫州庫焚積聚以環州為武成
軍又破蒂溪寨下鎮寧州及普義寨有眾一千五百是月
癸卯事聞詔轉運鈐轄司亟發兵捕擊之毋得深入 四
月丁酉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為刑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 辛亥詔
廣州發澄海軍一千人屯宜州 庚午以宜州捉賊右侍
禁李德用為閭門祇候宜融沿邊巡檢使先是德用韓婆
嶺擊區希範斬獲甚眾俘偽將崔盈譚獲二人故賞之希

範自是入保荔波峒間出拒官軍 七月丁卯詔廣西轉
運安撫司出榜宜州有獲區希範正辭蒙趕者人賜袍帶
錢三萬監千劬 五年三月甲子廣南轉運使杜杞言宜
州蠻賊平杞初至真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聽其自新比
至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世容脫其械
與衣帶使入峒說諭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
寨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區希範與蒙趕
散走杞使香趣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
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
盡殺之以絕後患乃擊牛馬為蔓陀羅酒大會環州坐中
伏兵發擒誅七十餘人取五臟盡為圖釋病厄被脅與非

因敗而降者一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臨以遺諸溪峒
初區希範入保荔波峒間出與官軍鬪及犯至環州使
攝官區□進士曾子華監押司官吳香諉其黨六百餘
人始與之盟置蔓陀羅酒中既昏醉稱呼起問勞至則
推僕後廡下比暮衆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遂
盡擒殺之後三日得蒙趕區希範區丕績等十數人剖
其腹績爲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峒此實錄所書也
今從杞本傳

閏五月己亥殿中侍御史梅執等言廣西轉運使杜杞誘
殺降蠻五百餘人失朝廷所以推信遠人之意宜劾其罪
上置不問詔戒諭之禮賓副使陳珙等四十三人並行賞

有差錄平蠻之功也賜廣西轉運使杜杞提點刑獄李永德器幣有差七月馮伸已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討蠻賊有功也

清井夷叛

慶歷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鈐轄司言瀘州清井監夷人攻三江寨詔秦鳳部署司發兵一千人及選使臣三人馳往捕擊之七月梓州路轉運司言瀘州教練使生南招安將吏受誘降清井夷賊糾教等請並補三班差使殿侍清井監一帶招安巡檢從之甲申梓州路轉運司言夷賊復寇三江寨清井監指揮使散直王用等領衆擊走之

皇祐元年二月梓夔路鈐轄司言清井監一萬餘人內

寇初監戶負晏州夷人錢毆傷糾落妹其衆憤怒欲報之
知瀘州張昭信勸諭旣已聽服而清井監復繫婆然村夷
人細令等殺長寧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怒詔知益州
田況發傍郡卒令梓夔路鈐轄宋定親討捕之 六月詔
梓夔路鈐轄司乃者清井監夷人內寇嘗募樂擊手白芳
子弟隨軍其所貸錢糧悉蠲之 七月癸丑賜知益州田
況梓州路轉運司何知至勅書獎諭梓夔路鈐轄宋定知
瀘州李道寧瀘州巡檢孔道嘉眉州巡檢陳遇知清井監
劉繼英清井監押賁元慶榮州巡檢李友忠王齊雄梓夔
路都監王楷梓州都監張斌遂州巡檢王文質簡州巡檢
孔惟恭梓州路走馬承受翟文秀或遷官或加職或減磨

勛年並以清井夷人平也 三年三月改瀘州三江寨爲寧遠寨婆娑寨爲安夷寨 乙丑龍圖閣學士田況言鄉者清井監夷人連年攻圍監城水陸不通益梓變路鈐轄司官軍洎白芳子弟近二萬人討之兵戰死甚衆飢死者又千餘人蓋由本監不得人致此自今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爲知監監押代還日特遣一資從之

保州兵亂

慶歷四年八月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天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二人折所領率爲三部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爲副數出

巡部卒徧得廩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秘書丞新昌石待舉獻計於都轉運使張昱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李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萬仕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揚言為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心不自安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舉射弓賭酒而衆辱之貴慙酒慢罵曰徒能以減削兵糧為己功因激其衆是日給軍衣衆遂劫持刀兵入牙門待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亦挈家至與待舉列無敵兵守關城率神衛招收兵却入東門以拒亂兵既而轉圍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繼宗渡城濠溺水死待舉藏鹿角中為亂兵所

害衆怨待舉甚揭其首衆射之又疑走馬承受劉宗言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緣邊巡檢都監王守一爲首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據城以叛禮賓副使兼閭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進軍來討遂復固守拒命

按保州兵亂乃八月初五日始命富弼使河北實以初五日受命此時朝廷未知保州兵亂也弼使河北但欲修飾邊備未行而保州亂作朝廷就委弼措置弼緣此遂行實非始謀也其後弼有辨讒劄子却云因保州亂堅乞得河北宣撫蓋小誤然事適同日不妨便文而范純仁行狀蘇軾神道碑及朱墨史附傳並云弼因保州

平賊出則誤甚矣今不取

戊戌樞密院言保州兵亂詔遣入內供奉官劉保信馳往視之 庚子命知制誥田況往保州城下相度處置叛軍仍聽便宜從事賜保州投來人員兵士特支錢 壬寅降勅榜招安保州叛軍詔知雄州王德基牒報北界以保州兵亂本路方鎮兵捉殺恐緣邊人戶驚也 甲辰賜保州城下諸軍將校特支錢 甲寅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統轄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勅榜招安仍令田況等且退兵選人齎勅入城若遂開門一切撫存之如尚拒命則益兵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殺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

招安賊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亮是日昭亮至與田況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郭遼徑踰濠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爲我下索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妄誕耶詞氣雄辨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入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城降者二千餘人遂開門納官軍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況具得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悉坑殺之

達本傳云范貴史克順侍其臻據保州叛按此時但有
韋貴無范貴又云臻貴自經按臻亦未嘗死不知本傳
亦何所據也當考今止用記間所載事李昭亮傳云昭
亮從數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甲盾自蔽為曉譬
禍福賊遂降蓋飾說今從記間按會要亦云遣郭達入
城諭賊昭亮不當專此功也

降卒二千餘人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變與都
轉運使歐陽修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
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
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

朱史附傳以富弼為夏竦今從蘇軾所作歐陽修傳

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滄州劉渙爲吉州刺史知保州渙至踰月雲翼軍士又謀反居人皇恐渙以單騎至械其首惡誅之一軍帖然

此據渙本傳按雲翼軍叛既誅之矣渙至又復謀叛不知果否渙不踰年徙登州當考渙知保州乃此月癸丑九月辛酉田況奏保州平 壬戌詔保州官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官爲殯殮兵官不從賊被害及戰退並優賜其家近城民田遭踐蹂者蠲其租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畧之落職知虢州初畧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就坐反以兵自衛畧之曰諸將方集獨

敢以兵隨左右豈欲反耶因此去衛者故懷敏深恨昱之
嘗密奏殺昱之則賊降矣會富弼力為昱之辨上意解猶
坐前事落職

記聞云初懷敏與昱之不協密奏賊於城上呼云傳得
張昱之首我即降願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降上從之
遣中使奉劍往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宣撫使富弼遇
之亟遣中使還具奏曰賊初無是言必怨讎者為之藉
令有之若以叛卒故斬都轉運頭此後號令何由得行
乃落昱之待制降知虢州按以叛卒故斬都運使頭本
朝固無此事況仁宗之德乎今不取若謂懷敏深譖昱
之致令重貶則可爾

知守州皇城使賀州刺史王果降知密州坐攻保州城多
殺傷士卒也 乙丑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知成德軍田
況爲起居舍人步軍副都指揮使感德軍留後李昭亮爲
淮康軍留後知定州洛苑使晉州刺史入內侍押班楊懷
敏領通州團練使賞平賊之功也贈廣信安肅緣邊巡檢
都監王守一爲成州團練使錄其子三班借職懷懿爲西
頭供奉官保州沿邊走馬承受劉宗言爲左千牛衛將軍
錄其子景賢爲右班殿直以右侍禁郭達爲閤門祗候升
保州第五指揮爲雲翼指揮 庚午降權保州都監西頭
供奉官韋賢爲右侍禁監岳州茶鹽酒稅兼監州倉草場
權保州兵馬監押左班殿直侍其臻爲右班殿直監曹州

倉從監保州屯田務右侍禁賈世永監鄆州倉保州廣信
軍管界巡檢右侍禁史克潤澤州管界巡檢保州指使三
班奉職張漬決脊杖二十刺配沙門島貴本劉從德家奴
也從德卒以恩補班行累遷西頭供奉官權保州廣信安
肅緣邊巡檢至是權保州都監會兵叛貴雖不能死節然
屢發奏城中又趣亂軍降及城將平裏疑爲內應欲斬之
求哀得免世永解舍在南開城裏偶入城遇亂遂被留及
田況以勅榜招諭世永爲亂卒遣出見況欲得走馬宋有
言入城乃開門有言旣不去當令世永復入城諭亂軍克
順解舍在東開門是日領兵與亂軍格鬪矢中其肩潰府
谷人應進士舉因府州防城免解授長史試方略得三班

奉職韋貴既勸諭亂軍潰乃言我嘗讀法書非可赦之罪也御史包拯言貴罪大責輕如未欲便行嚴斷即乞於遠惡處編管不從 乙亥田況上保州城下官員有功者第一等三人詔遷兩資第二等三人遷一資第三等二十三人與減三年磨勘第四等二十八人第五等十五人並賜銀絹有差

貝卒王則之叛

慶歷七年十一月戊戌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人歲飢流至貝州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俗嘗言釋迦佛哀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其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

而州吏張繼卜吉主其謀黨連德濟諸州約以明年正旦
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黨人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
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與官
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
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鬥不勝而出城扉
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
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
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
河令齊開主簿王渙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繼爲
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楊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
廡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德聖人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

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淫其面曰貝軍破趙得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五五爲保一人總餘悉斬初變起倉卒衆莫知所爲元亨自天慶觀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爾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罵賊用遂殺之賊爭携鑰去城破獲用斬之以祭元亨元亨東鹿人也賈昌朝遣大名府鈐轄內殿承制郝質將兵趨貝州 十二月辛卯朔昌朝以貝州反書間內

出劉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真定府預設守備毋至奔逸其契丹賀正旦使當由它道至京師 壬寅遣宮苑使象州團練使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資州團練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衛之高陽關部署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路兵傅城下 甲辰即以信爲貝州城下招提都部署 丙午河北轉運司言貝州軍民降者六百餘人詔王信等軍營在關城內而與爲亂者宜並行羈管之非爲亂者常加曉諭勿令憂疑是夜有星大如缶墜賊城中 丁未詔諸道兵馬已會貝州城下令王信麥允言王凱部質運行政討其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毋

得與攻討事 庚戌權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 壬子詔訪聞貝州城下軍馬多致殺戮以邀功賞其令賈昌朝及王信等嚴切約束違者以軍法從事 癸丑詔貝州有能總索引官軍致得城者與諸衛上將軍賞錢一千貫 甲寅知滄州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高繼隆爲東上閤門使知貝州遣內侍何誠用齎勅榜招安貝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納言河朔重兵所積今擇貝州不討後且啟亂階爲四方笑不聽 八年正月甲戌度支副使工部郎中鄭驥權河北轉運使仍就貝州經度軍須 乙亥明鎬言貝州距圍火斬守圍三班奉職李興初貝州城峻不可攻乃謀築圍度用工二萬

人期三十日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閤將成又爲賊所焚火三日不滅既斬興乃用軍校劉遵計即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城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贊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明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絙而下是夜城幾克丙子授文慶城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間輔臣曰策將安出彥博乞身往破賊

故遣彥博宣撫而改鑄爲副先是樞密使夏竦惡明鑄恐其成功鑄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 戊戌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入內供奉官李德和爲走馬承受貝賊謀竊出要劫契丹使明鑄牒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 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之 丁酉以降空名告勅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彥博至貝州城下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兵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

閏正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錫等導之既出登城守陴者垂絙引官軍賊縱

火牛軍稍却軍校楊遂援搶中牛鼻牛還走賊衆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閤門祇候張細緣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於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開封人也 辛丑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所獲非真盜當覆視之乃詔以檻車送則京師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沒者官爲葬祭之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爲恩州 乙巳詔恩州置旌忠寺以追薦軍士又設水陸齋於京師普安院 戊申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禮部侍郎平章事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明鎬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爲威德

軍留後入內副都知宮苑使眉州防禦使麥允言爲昭宣使遂州觀察使西京作坊使資州刺史王凱爲澤州刺史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知恩州高繼隆爲引進使陵州團練使崇儀副使真定府路都監張忠爲西染院使資州刺史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選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三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其餘賜緡錢有差贈馬遂爲宮苑使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爲北京指使閻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將榜入城招降賊

盛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
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
奮然起投栝抵賊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者賊
黨攢刃聚噪至斷其一臂猶罵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
執遂縛而支解之則倉卒被歐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上歎
息久之則既誅乃追贈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
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乙卯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
留守司賈昌朝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進封安
國公以貝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
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辛酉降河

北轉運使兵部郎中皇甫泌監青州稅提點刑獄祠部員外郎田京監鄆州稅前知貝州四方館使昭州刺史裴德與追三官爲池州團練副使前貝州鈐轄皇城使李昭度追三官爲濠州團練副使貝州都監內殿承制文吉除名長流梅州監押右侍禁趙惟一杖脊配沙門島泌京坐賊發所部德與昭度並以妖黨結集久而不察也文吉惟一皆懦怯棄城而文吉頗宣律得以減死論 丙寅礪王則於都市 丁卯誅張得一其弟兄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以西上閤門使知貝州視事八日而亂作賊置得一周解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即語曰用訖却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捐而後坐坐必東向又爲則講僭擬儀

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
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爲則屈乎得一坐棄市得一既
誅其第當沒官翰林學士張方平言得一父者真皇寵臣
也此第本恩賜得一今妻子免緣坐者在且子衆輒沒其
第於法不類詔還之 二月甲戌皇甫泌改知澤州田京
通判兗州文彥博言恩州賊起泌在河北有供饋之勞京
到官未踰月其家嘗限賊故復之京初脫身趣南關入驍
捷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乃定賊
遣其黨崔象僞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斬以徇由是
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憎服不叛州民之居南關者
多與城中等得不陷賊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繫

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尋以御史言其失察過輕而忘家爲國義重不宜左遷尋又改知江陰軍 戊寅右班殿直曹竭真定府牢城指揮都虞候劉遵並爲內殿崇班貝州平兩人力居多故優賞之 三月丙午贈恩州通判國子博士董元亨爲太府少卿錄其子沂爲太常寺太祝判官李浩子偃爲縣尉球南和尉侃衡水尉司理參軍王獎子規觀清河令齊開子康民康功主簿王渙子安寧安世並爲諸州司士參軍又贈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細爲右領軍衛將軍

親從顏秀之變

慶歷八年閏正月辛酉是夕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達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爲變殺軍校刼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宮簾斫傷內人臂其三人爲宿衛兵所誅王勝者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樞密使夏竦言於上請御史同口官即禁中鞠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言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

爭獄據孫抃所作墓誌并司馬光記聞

甲子降勾當皇城司建寧軍留後楊景宗爲徐州觀察使知濟州皇城使康州刺史入內副都知鄧保吉落副都知

爲潁州鈐轄左藏庫副使通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楊懷敏爲文思使賀州刺史北作坊使廩州團練使劉永年爲洛苑使英州刺史蔡州都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趙從約領陵州團練使爲濮州都監供備庫使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從善落帶御器械爲曹州都監從善等五人皆外邊獨懷敏領職如故樞密使夏竦訖之也先是有詔擇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御史何郅等言殿庭所置宿衛本爲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爲凶悖意不可測兼後來獲餘黨最爲要切聞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稟蓋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縱手下衆人殺死以圖滅口而

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
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並
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凶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
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法何以塞
公議深恐朝廷法令從此寬弛伏乞斷自聖意特降指揮
將應係勾當皇城及當夜直宿臣僚並等第重行黜降用
振威罰所貴禁近之司不敢曠慢從善等既外邊郎等又再
具奏乞罷絀懷敏言伏緣衛兵竊發凶悖至甚懷敏適居
官守不能先發奸謀致盜入宮闈驚駭御寢未行謹謫深
屈典章乘輿所係至重今文武多士以朝廷獨寬懷敏有
心者無不憤激有口者無不驚嗟以至里巷愚民亦皆騰

沸國家用刑當示公共不可以一近習致失衆心尋有詔
懷敏落入內副都知與在京差違鄧等又言懷敏與鄧保
吉俱是勾當皇城司賊發之夜懷敏正當內宿責其曠職
合重一等今保吉等例授外任懷敏獨留京師刑罰重輕
頗爲倒置中外聞見尤所不平伏乞特從聖斷一例責授
外任上令中書召鄧等諭以獨寬假懷敏之故鄧等又言
若當賊發之際懷敏能於後殿即時捕獲猶可贖罪今賊
已入禁庭通夕之間陛下被此震驚固亦甚矣懷敏縱有
先報之效其可贖失察之罪乎伏望陛下舉祖宗之法以
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出一懷敏慰中外臣
子之望天下幸甚

二月癸酉文思使賀州刺史入內副

都知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復爲左藏庫副使通州團練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之言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九